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暮光之城-全4册-电影珍藏版-随书附赠限量版（下）>>

13位ISBN编号：9787544826884

10位ISBN编号：7544826880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接力出版社

作者：斯蒂芬妮·梅尔

页数：全4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暮光之城：暮色》贝拉将自己流放到了福克斯这个偏僻且终年阴雨的小镇上。她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抉择，让她与他相遇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眼神交会的那一瞬，彼此之间已经明白，等待他们的，除了幸福的诱惑，还有危险的深渊。互相倾心的两人，在爱情与危险间摆荡，一起度过新鲜而刺激的每一天，就像久违的阳光一样，洒落在浪漫的暮光之城。

既然他拥有迷人的外表、超人的身体，又有看透人心的本领，那他究竟是何方神圣？而她只是一个天生运动神经差、皮肤苍白得像生病一样的普通女孩。相遇那年，他们都是十七岁。时间的轮盘对他凝固的，对她却是飞速转动的。他的青春将永驻，她的青春终将腐朽，他们两人的世界，真的存在着交集吗？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开始，面对爱恨交织的欲望旋涡，人类总是无所适从。

幸福缓慢地前进，波澜伺机而动。当一个脆弱的少女要融入一个非常人世界时，她所面对的危险，远比与善良的魔鬼接吻艰难得多。在经历了白天美好之后的暮色时分，这段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此时才刚刚拉开序幕。

作者将主人公青春期的情感困惑与扑朔迷离的感情纠葛刻画得真切细腻，丝丝入扣的描写与洗练优雅的文字唤起了读者的无尽想象，亦真亦幻的故事和曲折诡异的情节激起了读者持续不断的阅读冲动。在沁人心脾的温存与缠绵之中，读者见证了青春的璀璨，初恋的美好，也见证了理智与情感的搏斗、灵魂与肉体的挣扎……

《暮光之城：新月》爱德华深深迷上贝拉，也喜欢上了她身上独特的香味。无奈欢乐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她十八岁生日派对上，贝拉不慎割伤了胳膊，流淌的鲜血勾起了爱德华家人嗜血的本性。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爱德华和他的家族离开了福克斯小镇。

爱德华走后，贝拉的世界彻底坍塌了，她开始尝试各种冒险的行径，因为她发现，只要她一做危险的事情，爱德华的声音就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贝拉自虐式的疯狂举动并没有让爱德华回心转意，这时，年少不羁的雅各布出现在她苍白的世界里，他虽知贝拉心中另有他人，还是深情地陪伴、保护着她。一个是坚如磐石的冰冷异类，一个是热情似火的炙热狼人，贝拉将如何抉择……爱德华误认为贝拉已跳海身亡，承受不了如此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他决定将一切作一个了断。暮色渐渐隐退，等待他们的是天边昭示着最漆黑的夜的一弯新月，贝拉和爱德华会坠入这万劫不复的黑暗世界吗？他们能够在生命终点前抢回比自己还珍贵的对方，一起拯救这世间最令人心动的爱情吗？

领略斩不断、理还乱的生死奇缘，《新月》将读者带进比普通青春类小说更加神奇多元的世界，读者与其说是陪伴贝拉度过了她人生中第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不如说是借助梅尔的妙笔在魔幻世界里经历了一次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爱情体验。爱德华的挣扎、贝拉对爱情的诉求以及雅各布对真爱的渴望三种张力贯穿小说始终，很好地诠释了爱情永恒的主题。梅尔以她独特的笔法和天才的能力掌控着读者的心跳，多情的读者难免和贝拉一起，或是凝神屏息，或是潸然泪下。

《暮光之城：月食》即将中学毕业的贝拉陷入两难的境地：她要在爱德华和雅各布中选择一个恋人，而这个选择极有可能引发卡伦家族和狼人族群之间的一场血腥战争……热血沸腾的贝拉宁愿选择死亡以便与爱德华长相厮守，但是在他们结婚之前，爱德华不允许她这样做。另一方面，雅各布的介入让他们两人的感情亮起红灯，贝拉在探望受伤的雅各布时，雅各布竟将她带到自己家中，乘机向她表白爱意，并不顾她的意愿强吻了她。这被逼的一吻深印在贝拉心中，对于雅各布的感情，贝拉已经理不清了。

当贝拉为选择恋人而备受痛苦煎熬的时候，她发现有人从她的房间偷了东西，目的是要循着上面的气味嗅出她的所在之处。

贝拉将过去种种意外联系起来，终于明白来自传说中克兰家族的维多利亚正是操控一切的幕后主脑。为了替死去的詹姆斯复仇，维多利亚正纠集一伙帮凶匆匆赶往福克斯，对爱德华和贝拉的生命造成了莫大的威胁，卡伦家族决定联合狼人族群去应对共同的敌人。

冰与火的矛盾不可调和，在爱与牺牲的天平上，贝拉发现她所要奉献的不只是灵魂……

当你可以永生不死，你该为什么而活？

《月食》撩开那漆黑的面纱，展现出灵与肉的挣扎。

势不两立的卡伦家族和狼人族群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是天使般善良的爱德华与玻璃般易碎的贝拉步上了婚姻的神坛，携手走进伊甸园，还是与贝拉青梅竹马的雅各布和她过上了平凡的人间生活？

从日夜交替的《暮色》，经历过《新月》的心碎和《月食》的神伤之后，读者心中的疑团会在《破晓》时分逐一破解，而错综复杂的真相也终将在《午夜阳光》中拨云见日。

《暮光之城系列：破晓》当生命是你所能给予自己挚爱的人的一切时，你怎么可能不把生命献给他呢？

对于贝拉来说，无可救药地爱上爱德华之后，生活既像是充满甜蜜的幻想，又像是深不可测的可怕梦魇。

不管她作出什么样的抉择，都将牵动着两个族群的命运。

从两人第一次牵手的那一刻起，贝拉和爱德华就明白对方是自己要找的另一半，爱情就像雨后的阳光一样温润着他们的灵魂。

幸福让人觉得温暖，却又让人如履薄冰。

来自于不同世界的两个人的禁忌之爱，像暴躁的风暴蹂躏折磨着两颗脆弱的心。

既然贝拉勇敢地作出决定，一连串空前的惊人事件便随之展开，在这动荡的一年，诱惑与冲突将带领她走向最后的关键时刻。

贝拉飘舞的心绪终将情归何处？

她与爱德华、雅各布三人的最后命运又将会如何？

有如漫漫长夜之后的破晓，这段惊心动魄、千迴百转的罗曼史最终迎来了令人惊讶、屏息的结局。

作者有着深厚的英国语言文学功底，在她汪洋恣肆的笔下，悲恸动人的生离与死别、俯拾皆是的优雅与机锋、纷至沓来的纠结与冲突以极为平易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男女间灼热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隐忍的情感，充满东方古典情怀，而隐藏在爱情面纱背后的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有着古希腊戏剧般的古朴与苍凉。

如同一曲悠扬曼妙的乐章，这段充满活着浓郁青春气息和时代色彩的暮光传奇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宛如青春的美好。

作者简介

斯蒂芬妮·梅尔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毕业于杨伯翰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她本是一位有3个孩子的全职主妇，而且没有丝毫的写作经验。

2003年的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梦：一个吸血鬼对一位少女的爱恋。

这个梦最终成了她的第一部畅销小说《暮色》中的一个章节。

“这太不可思议了，”34岁的斯蒂芬妮·梅尔说道，她的新书现场签售会吸引了成百上千名狂热的书迷，“我甚至都没盼望这些书能出版。

当我第一次写出它们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嘲笑我的。

’”
这几年来，“暮光之城”系列与斯蒂芬妮·梅尔成为了欧美出版界最为响亮的名字，也是最为关注的出版现象之一，她的书在世界上早已经有了千百万粉丝，因此，她被《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全世界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书籍目录

暮光之城：暮色

序幕

初见

打开的书

奇迹

邀请

晕血

恐怖故事

噩梦

惊魂

推测

问答

纠葛

平衡

暮光之城：新月

序幕

派对

缝针

结束

醒来

背叛者

朋友

重复

肾上腺素

三人约会

草地

信徒

闯入者

凶手

家庭

气压

帕里斯

访容

葬礼

厌恶

沃特拉城

宣判

逃亡

真相

投票

尾声

为享受梦境而写作

暮光之城：月食

序幕

最后通牒

逃避
动机
本能
烙印
瑞士
不幸的结局
脾气
目标
气味
传说
时间
新生儿
宣言
打赌
大日子
结盟
训练
自私
妥协
踪迹
火与冰
魔鬼
武断的决定
镜子
伦理
需要
尾声
为享受梦境而写作
暮光之城系列：破晓
第一部 贝拉
序幕
订婚
长夜
大喜的日子
姿态
埃斯梅岛
心烦意乱
出其不意
第二部 雅各布
序幕
何去何从
挑衅行为
白痴
清单
领会
小丑
内疚

滴答滴答

麓报

茫然

无言以对

第三部 贝拉

序幕

心如火焚

新生

初次狩猎

承诺

回忆

惊喜

好意

闪耀

出行计划

未来

背叛

难以抗拒

才能

访容

假证

宣言

期限

杀欲

诡计

力量

幸福之日

章节摘录

我承受过的一切远不止那些几近死亡的经历，这可不是人们能习惯的事情。

死亡再一次降临，奇怪的是，这一次似乎不可避免。

好像我真的就是灾难的代名词一样，我曾一次次地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但是死神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找我。

然而，这一次和以前截然不同。

你能从你害怕的人身边跑开，你可以同你憎恨的人的格斗。

我所有的反应无非是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凶手——那些猛兽们，那些敌人们。

当你深爱着准备取你性命的人时，你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当你这么做只能伤害自己所爱的人时，你怎么可能逃脱，怎么可能挣脱？

倘若生命是你所能给予自己挚爱的人的一切，你又怎能可能会不放手呢？

倘若他是你真心所爱的那个人呢？

第一章 订婚没有人盯着你。

我向我自己保证道。

没有人盯着你。

没有人盯着你。

但是，我撒的谎连自己都没法信服，我得确定一下。

当我等着镇上的交通灯中的一个变成绿色时，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右侧——韦伯太太坐在自己的小型货车里，整个身子都转向我所在的方向了。

她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的，我畏缩了，搞不清楚为什么她不挪开她的眼神，或者露出惭愧的神情呢？目不转睛地看别人仍然被认为是粗鲁的行为，不是吗？

难道这在我身上已经不适用了吗？

紧接着我想起来，这些车窗的颜色如此漆黑，她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坐在里面的是我，更别说我正好撞见她眼神。

她真正注视的不是我，而是这部车，我试图从这一事实中找到一些安慰。

我的车。

可悲。

我瞥向左边，又呻吟起来。

两个行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上，他们盯着我的车的时候，错过了横穿马路的机会。

在他们身后是马歇尔先生，他透过自己的小纪念品商店里的厚玻璃板窗户，呆呆地望向同一个方向。

至少，他还没让自己的鼻子贴在玻璃上。

还没到这个地步。

换成绿灯了，我仓皇而逃时，想也没想一脚踩在踏板上——我启动自己那部古老的雪霏卡车时通常会这么做。

发动机向正在捕猎的美洲豹一样咆哮起来，汽车向前疾驰得如此之快，我的身体“啪”的一声撞在黑色皮质座椅上，胃部都快紧贴着脊椎了。

“啊呀！”

”我手忙脚乱地踩刹车时惊呼道。

这一次我头脑清醒，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踏板。

不知怎的，车摇晃了一下，接着就停下来，纹丝不动了。

就连看一眼周遭的反应，我也无法承受。

如果之前还有人怀疑谁在驾驶这部车的话，这下他们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

我用鞋子的足尖部轻轻地把油门踩下半毫米，汽车猛地又向前冲去了。

我设法来到目的地——加油站。

要不是我的车一滴油都没有了，我决不会来到镇上。

这些日子以来，没有很多东西我也能对付着过生活，比如我可以没有家乐氏水果馅饼和鞋带，以避免

出现在公共场合。

仿佛是在赛跑一样，我打开揭背式车盖，取下保护罩，扫描信用卡，管嘴不一会儿就伸进油箱了。当然了，想要让计量器上的数字加快速度，我压根儿就无能为力。

它们“嘀嗒嘀嗒”慢悠悠地跳动着，仿佛它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的心烦意乱一样。

天还没有放晴——下着毛毛雨，这是华盛顿州福克斯镇上典型的天气——不过，我仍然觉得聚光灯好像喇地瞄准了我，注意力集中在我左手的戒指上。

和现在一样，许多次我都感觉到我背后的眼神，仿佛这枚戒指像霓虹灯标语一样：看着我，看着我。如此忸怩不安很愚蠢，这一点我明白。

除了我爸妈以外，其他人对我订婚的事情作何评论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我的车？

我神秘地被一所常春藤联盟的大学录取了？

以及那张闪闪发光的黑色信用卡，它现在正藏在我裤子的后口袋里让人感到热得发烫呢？

“是啊，谁在乎他们怎么想，”我轻声地咕哝道。

“呃，小姐？

”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道。

我转过身，接着希望自己没这么做。

两个男人站在一辆花哨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旁边，一只崭新的爱斯基摩皮船绑在车顶上。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看我；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车。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弄明白。

就在那时，我突然感到很自豪，我能把丰田、福特和雪菲的标志区别开来了。

这辆车黑亮而精致，保养得很好，但是它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辆车罢了。

“我很抱歉打扰您，但是，您能告诉我您开的是那款车吗？

”高个子的那个人问道。

“呃，是辆梅赛德斯，对吗？

”“是的，”这个男人礼貌地答道，他的那位个子稍矮的朋友听见我的回答转了转眼睛。

“我知道。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您开的是梅赛德-圣战士吗？

”这个人在说车名的时候满心敬畏之情。

我有种感觉，这个人会和爱德华·卡伦相处融洽的，我的……我的未婚夫（既然婚礼在几天后举行，根本就无法绕开这一事实）。

“这款车在欧洲都还没上市呢，”这个男人继续说道，“更别说这里了。

”当他的双眼打量着我汽车的轮廓时——这辆车在我眼中，与其它梅赛德斯系列轿车没什么不同，但是我知道什么？

——我简短地想了想我对诸如未婚夫、婚礼、丈夫等词语感到很敏感。

我根本没法在脑海中把它们放在一起想清楚。

另一方面，一想到蓬松的白色礼服和婚礼花束，我就会望而却步，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中长大的。

不仅如此，我还没法将像“丈夫”这样的一本正经、令人肃然起敬的晦涩概念，与我对爱德华的概念对应起来。

这就像把天使长的形象投射到会计师身上一样；我无法将他想象成任何平凡人。

和平常一样，我一开始想到爱德华，就会陷入一种令人眩目的幻境之中。

陌生人清了清嗓子，以引起我的注意；他仍然在等待我对这款车的牌子和型号的回答。

“我不知道，”我诚恳地告诉他。

“你介意我与这辆车拍张照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真的吗？

你想和这部车拍照？

”“当然啦——如果我没证据的话，没人会相信我的。

” “ 呃，好吧。

很好。

”我迅速地收起喷嘴，爬进前座躲了起来，而那个汽车爱好者从他的背包中摸出一个硕大的照相机，看起来是专业型的。

他和他的朋友轮流在车篷前摆姿势，接着他们走到车尾拍照。

“我想念我的货车，”我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

非常，非常方便——太方便了——在爱德华和我达成不平等的妥协后没过几个星期，我的货车还会呼哧呼哧地发出最后的喘息声，不过，我们俩的妥协内容之一就是，他获许当我的车报废后他会另外给我买一辆。

爱德华曾发誓说过，这样的事尽在意料之中；我的货车服役时间漫长而充实，接着由于自然原因使用期满了。

他是这么说的。

当然啦，我没办法核实他说的话，或者自己把我的车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我最喜欢的技师——我彻底地停止这么想，拒绝让这个念头变得完整。

相反，我倾听着车外那两名男子的声音，车壁使音量降低了。

“……在线视频上火焰喷射器冲向它。

连油漆都没翘起来一点儿。

” “当然不会了。

坦克都能从这个宝贝身上碾过去。

这款车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市场。

主要是专为中东外交官、军火商以及毒枭设计的。

” “觉得她是某个大人物吗？

”个子稍矮的那个人问道，他的声音要温和一些。

我低下头，脸颊发烫。

“哈，”高个子说道，“或许吧。

难以想象，在这里需要防导弹玻璃，4,000英镑的防弹衣。

准是要开往某个更危险的地方去的。

”防弹衣。

4,000英镑的防弹衣。

还有防导弹玻璃？

好极了。

旧式优良的防弹玻璃怎么了？

好吧，至少这有点道理——如果你有种扭曲的幽默感的话。

并不是我没预料到爱德华会趁机利用我们的交易，使事情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他给予我的一切就会大大超过他从我身上可能得到的。

我答应过他，若要换车的话，他可以给我换，当然啦，我没料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

当我被迫承认，我的货车一动不动地停在我家的马路边上，沦落成为经典雪霏车型的静物模型时，我知道他给我换车的想法可能会让我感到难堪。

使我成为惹眼和窃窃私语的焦点。

在这一点上，我是对的。

但是，甚至在我想象中最糟糕的情况下，我根本没预见到他会给我两部车。

“之前”的车和“之后”的车，当我几乎害怕到疯狂的时候，他这么跟我解释的。

这只是“之前”的车。

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借用的，并且保证在婚礼之后就会还回去的。

这一切对我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直到此刻。

哈哈。

因为我是如此弱不禁风的人类，各种事故如此频繁地发生在我身上，是我自己危险的霉运的受害者，显然我需要一部能防坦克的汽车来保护我的安全。

妙不可言啊。

我确信，他和他的兄弟们在我背后就这一点开的玩笑可不少。

或许，只是或许，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轻声说道，这可不是玩笑，傻瓜。

或许他是真的担心你。

他为了保护你，反应有些过度，这可不是第一次。

我叹了口气。

我还没看见“之后”的那部车。

它被藏在卡伦家的车库里最幽闭的角落里，上面还盖着车罩。

我知道，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都已经偷偷地看过了，但是我真的不想知道。

可能那部车上没有防弹衣——因为蜜月之后我就不需要了。

实质上的不可摧毁性只是我盼望得到的许多津贴之一。

成为卡伦家族的一员最好的地方，不是昂贵的汽车和令人难忘的信用卡。

“嘿，”高个子男人叫道，他把手拢在嘴边对着玻璃喊道，努力想要窥视里面。

“我们好了。

非常感谢！

”“不客气，”我回答，接着当我发动引擎，放慢踏板——动作非常轻柔时，感到一阵紧张。

无论我沿着这条熟悉的归途开回家多少次，我仍然无法使那些被雨水冲刷退色的传单消失在脑后。

传单贴在电话亭和路牌上，就好像刚刚在脸上掴了一掌一样。

挨这一巴掌是活该。

我的注意力很快陷入之前我打断的思绪中。

在这条路上我无法逃避。

周围都是我最喜爱的技师的照片，它们每隔一段距离，就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这使逃避变得不可能。

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雅各布。

海报上写着“你看见过这个男孩吗？

”的标语，这些并不是雅各布的父亲的主意。

是我的父亲，查理打印了这些传单，然后在全镇散发开去。

不仅仅是在福克斯，还在天使港、西奎姆、霍奎厄姆以及阿伯丁，以及奥林匹克半岛上所有其它的小镇。

他要确保华盛顿州所有警察局的墙上都张贴着同样的传单。

他还在自己的警察局里，预留出整个软木公告板用来记录寻找雅各布的信息。

这块软木公告板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白的，这令他感到非常失望，非常沮丧。

我爸爸感到更加失望的是，缺少反馈信息。

他对比利感到非常失望——他是雅各布的父亲，还是查理最亲密的朋友。

因为比利并没有那么过于关注寻找他那个16岁的“离家出走的孩子”。

因为比利拒绝在拉普西张贴这些传单，海滨上的保留地是雅各布的家。

因为他似乎听任雅各布消失不见，仿佛他无能为力一样。

因为他说，“雅各布现在已经长大了。

如果他想回家的话，他会回来的。

”而且他对我也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站在比利这边。

我也不愿意张贴海报。

因为比利和我都知道雅各布大致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知道没有人见过这个男孩。

和平常一样，传单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哽咽，眼泪涌进我的双眼，我很高兴爱德华这个星期六出去狩猎了。

如果爱德华看见我的反应，这只会让他也感到很难受的。

当然，今天是星期六也有不好的地方。

当我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转到开往我家的街道上时，我看见了爸爸的警车停在我家门口的车道上。

他今天又没去钓鱼。

仍然对婚礼感到闷闷不乐。

因此，我不能用家里的电话。

但是我不得不打电话……我在雪霏雕塑背后的缘石边泊好车，从汽车仪表盘上的小柜中抽出爱德华送给我的手机。

我拨了电话号码，一直用手指按住“结束”键，直到电话铃响起。

只是以防万一。

“哈罗？”

“塞思？克里尔沃特接的电话，我欣慰地叹了口气。

我非常胆怯，不敢和他的姐姐里尔说话。

那个短语“怒形于色”用到里尔身上时，就不带有修辞色彩了。

“嘿，塞思，是贝拉。

”“噢，你好，贝拉！

你好吗？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不顾一切地想要消除疑虑，“很好。

”“打电话过来想知道新情况？

”“你有心灵感应的能力啊。

”“并不是这样，我可不是爱丽丝——只是因为你是可以预见的罢了，”他打趣道。

在拉普西的奎鲁特小团体中，只有塞思一个人提到卡伦家的人名时感到很自在，更别说拿跟他们家有关的事情开玩笑，比如那位无所不知、就要成为我小姑子的人。

“我知道我是这样，”我犹豫了片刻，“他怎么样？

”塞思叹气道，“还是老样子。

他不愿意说话，尽管我们知道他听见我们了。

他正努力不要像人类一样思考，你知道。

只是跟随他的本能。

”“有些许迹象表明他可能……？”

”“他不会回家，贝拉。

抱歉。

”我哽噎了，“没事儿，塞思。

我没问之前就知道了。

我只是情不自禁地希望如此。

”“是的，我们大家都有同感。

”“谢谢你忍受我，塞思。

我知道其他人肯定让你很为难。

”“他们只不过不是你们最忠实的拥护者罢了，”他开心地认同道。

“有些蹩脚，我觉得。

雅各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做了你的。

杰克不喜欢他们对此事的看法。

当然啦，你一直追问他的消息，他也不会超级兴奋。

”我惊呼道，“我还以为他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他没法在我们面前掩饰一切，不管他多么想这么做。

”那么雅各布知道我很担心。

我不确定，我对此作何感想。

好吧，至少他知道我并没有躲起来不敢见太阳直到日落，然后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或许认为我会这么做呢。

“我猜，我会在……婚礼上见到你，”我说道，从牙缝中挤出这几个字来。

“是的，我和我妈妈都会到的。

你们邀请我们真是酷毙了。

”听见他热情的语气，我莞尔一笑。

尽管邀请克里尔沃特家是爱德华的主意，但我很高兴他想到了这一点。

塞思到场的话会很好——是一种与我消失的伴郎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有多么微弱。

“你不来，感觉会不一样的。

”“代我向爱德华问好，好吗？”

”“那是当然的。

”我摇了摇头。

在爱德华和塞思之间萌发出来的友谊仍然让我感到吃惊不已。

不过，这正好证明了事情不必如此。

吸血鬼和狼人一样能够相处融洽，要是他们愿意这么想一想的话，就谢天谢地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想法。

“啊，”塞思说道，他的声音啪地提高八度，“呃，里尔回家了。

”“哦！

再见！

”电话断掉了。

我把它放在椅子上，让自己做好进屋的思想准备，查理在里面等我呢。

我可怜的父亲现在要应付这么多事情。

离家出走的雅各布，只是加在他已经过于沉重的后背上的稻草之一罢了。

他几乎同样地担心我，他那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女儿，再过几天就要成为别人的太太了。

我缓慢地穿过蒙蒙细雨，想起我们告诉他的那天晚上……当查理巡逻车的声音宣布他到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手指上的戒指有100镑那么重。

我想把左手插进口袋里，或者坐在左手上面，但是爱德华很冷静，紧紧地抓住它，使它放在正中央。

“别逃避了，贝拉。

求你努力记住，现在你并不是要供认自己的杀过人。

”“你说得倒是轻巧。

”我听着爸爸的皮靴笨重地走在过道上，发出不祥的声音。

钥匙在已经打开的门锁里发出咔咔的摩擦声。

这种声音使我想起恐怖电影中的那个情节，受害者意识到她自己忘记插上插销了。

“冷静一些，贝拉，”爱德华轻声说道，他听见我的心跳加速了。

门“啪”地一声撞在墙壁上，我仿佛被泰瑟枪击中一样畏缩了。

“嘿，查理，”爱德华十分轻松地叫道。

“不要！

”我小声地抗议道。

“什么？”

”爱德华轻声问道。

“等到他把枪挂起来之后再说！”

”爱德华轻声笑了笑，用空闲的那只手抓了抓凌乱的金黄色头发。

查理来到屋角，仍然穿着警服，佩戴武器，当他偷偷看着我们一起坐在那个双人沙发上的时候，试图别摆出一副苦相。

近来，他做了许多努力尝试着更喜欢爱德华一些。

当然啦，这一发现肯定会立即结束那种努力的。

“嘿，孩子们。

怎么啦？”

” “ 我们想和您谈一谈， ” 爱德华说道，态度如此严肃， “ 我们有些好消息。

” 查理的表情突然从克制的友好，变成黑色的怀疑。

“ 好消息？

” 查理咆哮道，直勾勾地盯着我。

“ 坐下来，爸爸。

” 他挑起一根眉毛，盯着我看了5秒钟，接着踩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躺椅边，在椅子边缘坐了下来，他的后背挺得笔直。

“ 别激动，爸爸， ” 沉重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说道， “ 一切都很好。

” 爱德华扮了个鬼脸，我知道那是在反对我用 “ 很好 ” 这个字眼。

他很可能会用一些像 “ 妙极了 ”、 “ 好极了 ” 或 “ 令人愉快 ” 之类的词儿。

“ 当然了，贝拉，当然。

如果一切都那么好，那么为什么你在滴汗呢？

” “ 我没流汗， ” 我撒谎道。

他猛烈的咆哮令我向后退，躲到爱德华那侧，我本能地用右手背擦了擦额头，以消除证据。

“ 你怀孕了！

” 查理勃然大怒道， “ 你怀孕了，是不是？

” 虽然这个问题很显然是问我的，但是他现在却恶狠狠地盯着爱德华，我能发誓我看见他的手猛地朝枪伸过去。

“ 没有！

当然没有！

” 我想用胳膊肘顶爱德华的肋骨，但是我知道那种动作只会擦伤我自己。

我告诉过爱德华，人们会理解武断地得出这个结论的！

还有其他什么理由让理智的人在18岁的时候结婚呢？

（他那时的回答使我转了转眼珠子。

爱情。

是的。

）查理脸上的愠怒消退了一些。

通常，我是否在讲真话，看一看我的脸色就一目了然了。

“ 哦，对不起。

” “ 道歉接受了。

” 停顿了很久。

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大家都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抬头看着爱德华，感到惊慌失措。

要我说出这些话根本不可能。

他朝我微微一笑，接着挺直肩膀，面对我父亲。

“ 查理，我意识到我这样做有些违反常规。

传统意义上而言，我本应该先问你的。

我并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既然贝拉已经答应了，我不想贬低她在此事上的选择，相反，我向你请求能够与她携手人生，我想你祝福我们。

我们打算结婚，查理。

我对她的爱超过世界上一切，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某种奇迹——她也同样爱我。

你愿意祝福我们吗？

” 他的声音听起来如此笃定，如此平静。

有那么一会儿，当我聆听他声音中绝对的自信时，我经历了稀少的有洞察力的一刻。

刹那间，我能看见世界在他眼中的样子。

在一次心跳的片刻里，这个消息十分合情合理。

就在那时，我看见查理脸上的表情，他的眼睛现在紧盯着戒指。

我屏住呼吸，看着他的脸变色——由惨白变成通红，然后由通红变成紫红，由紫红变成青紫。我开始起身——我不确定自己打算怎么办；或许使用海姆利克手法，以确保他不会窒息——但是爱德华掐了一下我的手，低语道：“给他一点儿时间”，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只有我听得见。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接着，查理沉重的脸色逐渐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了。

他嘟起嘴巴，眉毛紧蹙；我认出这是他“陷入沉思”的神情。

他久久地打量着我们俩，我感到爱德华在我身边很放松。

“我猜自己没那么惊讶，”查理抱怨道，“早就知道我要不了多久就得对付像这样的事情。

”我吐了一口气。

“你对此确定吗？”

”查理追问道，生气地瞪着我。

“我对选择爱德华百分之百地确信，”我一字不漏、坚定地告诉他。

“那么，是要结婚？”

为什么那么急？

”他又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我们那么急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令我感到糟糕的是，我一天比一天更接近19岁，而爱德华永远地停留在完美无瑕的17岁，他这样已经有90年了。

并不是因为这一事实使婚姻在我看来成为必需的，而是因为爱德华和我达成的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妥协，其底线是他终于同意让我从终有一死转变成永生不灭。

这并不是我能向查理解释的事情。

“我们秋天要一起上达特茅斯大学，查理，”爱德华提醒他，“我想得体地做事，遵循惯例。

我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

”他耸耸肩。

他不是在夸张吧！

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老掉牙的平凡人。

查理的嘴巴歪向一侧。

寻找可以争辩的角度。

但是他能说些什么呢？

我宁愿你们首先失礼地生活在一起？

他是父亲；他紧握双手。

“早知道这样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咕哝道。

突然，他的脸色变得非常平和，然后又是一脸茫然。

“爸爸？”

”我焦急地问道，瞟了一眼爱德华，但是我也读不懂他的脸，因为他正注视着查理。

“哈！”

”查理勃然大怒道。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哈，哈，哈！”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查理笑得直不起来身子，他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我看着爱德华，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但是爱德华紧闭着双唇，好像他正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大笑起来一样。

“好吧，好吧，”查理挤出这几个字，“结婚。”

”一阵大笑再次涌遍他的全身，“不过……”“不过什么？”

”我追问道。

“不过，你得告诉你母亲！”

我才不会跟蕾妮说一句话！

你得自己跟她说！

”他突然发声大笑起来。

我手握着门把手停了下来，脸上带着微笑。

当然，那时候查理的话使我感到害怕。

最终的厄运：告诉蕾妮。

早婚在她的黑名单上的排名，比用开水烫死活生生的小狗还要靠前。

那时候谁已经预见到她的反映了呢？

不是我。

当然也不是查理。

或许是爱丽丝，但是我没想过要问她。

“好吧，贝拉，”我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地挤出那些不可能说出来的话：妈妈，我要嫁给爱德华了，听到这些之后，蕾妮说道，“我有点儿生气你等了那么久之后才告诉我。

只不过机票更贵了，哦，”她不耐烦地问道，“你认为到那时菲尔的石膏可以摘掉了吗？

如果他不穿晚礼服的话会上照的——”“先退回前面的谈话，妈妈，”我惊诧地说道，“你说等了那么久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订，订……”——我无法挤出订婚这个词儿——“刚安排好一些事情，你知道，就是今天。

”“今天？

真的吗？

那倒是个惊喜。

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以为的？

”“噢，当你们4月份来看我的时候，看起来事情似乎安排好了，要是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

你可不是很难看透的人噢，甜心。

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知道这样没什么好处。

你和查理一模一样。

”她叹了口气，一副顺从的表情。

“一旦你下定决心，就没法跟你讲道理了。

当然啦，和查理一模一样，你也坚持自己的决定。

”接着，她说了一些我根本想不到会从我妈妈嘴里说出的话。

“你并没有重蹈我的覆辙，贝拉。

听起来，你好像吓傻了，我猜是因为你害怕我，”她咯咯地笑起来，“害怕我会怎么想。

我知道，我曾经对婚姻发表过很多看法，还说过别做傻事——而我不打算收回那些话——但是你得意识到，那些事情只是特别符合我的情况。

你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我的人。

你犯自己特有的错误，我确定你的人生当中会有自己的遗憾。

我知道，你跟那些40多岁的人相比，过好婚姻生活的概率会更大。

”蕾妮又大笑起来，“我的中年小孩。

幸运的是，你似乎也找到了另一个年长的灵魂。

”“你不……生气？

你不认为我在犯巨大的错误？

”“噢，当然啦，我希望你再多等几年。

我的意思是，我看起来老得足以当岳母了吗？

别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这不是关于我的问题。

这是关于你的问题。

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

现在我正经历着灵魂出窍的感觉。

”蕾妮轻声笑道，“他使你感到幸福吗，贝拉？

” “是的，但是——” “你还想要别人吗？”

” “不想，但是——” “但是什么？”

” “但是，难道你不打算说，我听起来和那些一开始就被感情冲昏头脑的青少年一样吗？”

” “你从来就不是青少年，甜心。

你知道什么对你而言最好。

” 在最后的几周时间里，蕾妮出人意料地完全沉浸在结婚安排之中。

她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和爱德华的妈妈，埃斯梅煲电话粥——根本不用担心亲家之间相处不融洽，蕾妮非常喜欢埃斯梅，话又说回来，我怀疑任何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对我讨人喜欢的未来的婆婆产生这样的看法。

这正好使我摆脱困境。

爱德华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一起负责婚礼的事情，没什么事情要我做，或者要我知道，或要我过分去想的。

查理当然非常生气，不过，最甜蜜的部分是，他并不是生我的气。

蕾妮是叛徒。

他本来指望她扮演红脸的角色。

他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当他最后的杀手锏——告诉妈妈——变成了一纸空谈？

他无计可施，而且他明白这一点。

因此，他百无聊赖地在房子里转，唧唧咕咕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相信任何人…… “爸爸？”

” 我推开前门的时候叫道，“我回来了。

” “等等，贝尔，待在那儿。

” “啊？”

” 我问道，自动地停了下来。

“等我一会儿，哎哟，你弄痛我了，爱丽丝。

” 爱丽丝？

“对不起，查理，” 爱丽丝回答道，声音听起来很兴奋，“怎么样啦？”

” “我在流血。

” “你没事儿的，没有伤到皮肤——相信我。

” “怎么啦？”

” 我追问道，在玄关犹豫不决。

“再等30秒，求你了，贝拉，” 爱丽丝告诉我，“你的耐心会得到回报的。

” “哼，” 查理补充道。

我踢着脚，数拍子，我还没数到30，爱丽丝说道，“好啦，贝拉，进来吧！”

” 我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从小小的屋角转进我们的起居室。

“哦，” 我惊呼道，“呀，爸爸，难道你看起来——” “很愚蠢？”

” 查理打断道。

“我想的更像是温文尔雅。

” 查理脸红了。

爱丽丝拉起他的胳膊，用力拽着他，使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展示一下浅灰色的晚礼服。

“别那样，爱丽丝，我看起来像个傻瓜。

” “由我打扮的人，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傻瓜的。

” “她是对的，爸爸。

你看起来棒极了！

什么场合穿？

” 爱丽丝转转眼睛，说道，“这是最后一次确定是否合适。

你们两个人的。

” 我第一次把眼神从格外优雅的查理身上移开，看见令人感到恐惧的白色婚纱袋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铺开。

“啊啊。

” “回你的幸福地带吧，贝拉。

花不了多少时间。

”我深深地吸进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

我一直闭着眼睛，磕磕碰碰地爬上楼梯来到我的房间。

我脱掉衣服，只剩下内衣，打开胳膊伸直。

“你觉得我要加把劲儿把竹签挤进你的指甲缝里吗？”

”爱丽丝跟着我进来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咕哝道。

我没睬她。

我在我的幸福地带中。

在我幸福地带里，与婚礼有关的一切杂七杂八的事情都结束了，都完了。

都抛在我身后了。

已经被压制，被遗忘了。

我们独处在一起，只有爱德华和我。

背景很模糊，一直在变化——它由雾茫茫的森林变成乌云密布的城市，再变成北极的夜晚——因为爱德华一直对我保守着蜜月的秘密，想给我惊喜。

不过，我对在哪里度蜜月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关心。

爱德华和我在一起，我完美无缺地履行了协议中我这边的义务。

我嫁给他了。

那才是大事情。

但是，我也接受了他所有离谱的礼物，而且已经注册，不管多么没有意义，秋季去上达特茅斯大学。

现在轮到他了。

在他把我变成吸血鬼之前——他最大的妥协——他还有另外一个条款要兑现。

爱德华对我将要放弃经历的人类生活，有种挥之不去的担忧，他不希望我错过那些经历。

这些经历中的大多数——比如毕业舞会——在我看来很愚蠢。

我只担心自己会怀念一种人类经历。

当然，那是他希望我会完全忘却的经历。

不过，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

当我不再是人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对此有所了解。

我自己亲眼见过新生的吸血鬼，我从即将成为我家人的所有人那里，听说过有关最初几天最狂乱的日子事情。

有几年，我最大的个性就是饥渴。

在我再次成为我自己之前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就算我能自控，我的感受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人类……激情澎湃地坠入爱河。

在我拿自己温暖、易碎、由于费洛蒙的作用而像谜一般难以捉摸的身体，交换某种美丽、强壮……以及不可知的事物之前，我想要拥有完整的经历。

我想要和爱德华一起度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蜜月。

而且，尽管他担心这样会使我身处险境，但他答应过会试一试。

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爱丽丝将柔滑的缎子从我的皮肤上轻轻地脱下。

此刻，我不在乎整个小镇都在谈论我。

我不会考虑，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经历的大场面。

我不担心在行进中自己会绊倒，或在不恰当的时候咯咯发笑，或者太年轻，或者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观众，甚至我最好的朋友应该坐在那里的空座位。

我和爱德华一起在我的幸福地带里。

第二章 长夜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

” “我不必离开的，我可以留下来……” “唔。

”安静了很久，只听见我的心砰砰跳动的声音，我们不均匀地呼吸和着断断续续的节奏，以及我们的嘴唇同时移动时发出的喘息声。

有时候，很容易就忘记我是在吻一个吸血鬼。

不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平常，或者像人类——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我双臂拥抱着的比任何人都更像天使——而是因为他使我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嘴在我的嘴唇、脸颊和喉咙上滑过。

他自己说过，很久以前他就克服了我的血液以前带给他的那种诱惑，会失去我的想法治愈了他对我的血液的渴望。

但是我知道，我的血液的气味仍然带给他痛苦——仍然灼烧着他的喉咙，就像他吸进去的是火焰一样。

我睁开眼睛，发现他的也睁开了，凝视着我的脸。

他这样看着我根本没有道理。

好像我是奖赏，而不是极不寻常地幸运的赢家一样。

我们对视了一会儿；他金色的双眸如此深邃，我觉得我能一直看透他的灵魂。

他有灵魂——这是事实，即使他是吸血鬼——一直争论这个问题，似乎很愚蠢。

他拥有最美丽的灵魂，比他聪明的头脑，无与伦比的脸庞，甚至漂亮迷人的身材更加美丽。

他看着我的眼神，仿佛也能看透我的灵魂一样，仿佛他喜欢他所看见的一切。

虽然他看不透我的心思，但他却能看透其他任何人的。

谁知道为什么——我大脑中的某种奇怪的差错，使我对一些吸血鬼所能做的一切异乎寻常、令人恐惧的事情具有免疫力。

（只有我的头脑具有免疫力；我的身体仍然受制于吸血鬼的能力，他们使用这些能力的方式不同于爱德华。

）不过，不管那个故障是什么，它都使我的思想成为秘密，我对此真的非常感激。

想到反过来的情况，只会令人尴尬不已。

我又拉近他的脸。

“一定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不，不，今天是你告别单身的派对。

你得去。

”我说着这些话，但是我右手的手指却紧紧抓住了他金黄色的头发，我的左手则把他的腰背部按得更紧了。

他凉爽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单身派对是为那些为告别单身感到难过的人设计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使我的单身生活离我而去呢。

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是的，”我靠在他的颈窝里，在他那如冬天般冰冷的皮肤上呢喃道。

这里已经靠近我的幸福地带了。

查理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得什么也不知道，这几乎和独自一个人一样。

我们俩蜷曲在我的小床上，尽可能地纠缠在一起，因为我把那条阿富汗厚毛毯裹得紧紧的，像蚕茧一样。

我讨厌需要裹上毯子，但是，我的牙齿冻得打战的话多少会破坏此刻的浪漫。

如果我在8月份就开暖气的话，查理会注意到的……至少，如果我不得不穿得暖暖的，爱德华的衬衫已经掉在地上了。

我从来都没法克服他完美的身体带给我的震撼——雪白、凉爽、和大理石一样光洁。

现在我的手沿着他石头般的胸脯往下滑，从他平坦的腹肌上滑过，只是觉得惊叹不已。

他身上一阵轻微的颤抖，嘴巴又贴在我的上面了。

小心翼翼地，我让自己的舌尖紧紧地贴住他那像玻璃一样光滑的嘴唇，而他叹了口气。

他甜美的气息涌遍我的脸颊——冰冷而宜人。

他开始抽身，离我远一点儿——不论何时他确定我们做的太过火了，他自然而然地就会有这种反应，

不论何时他非常想继续这么下去，他就会产生这样的条件反射。

在爱德华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拒绝某种肉体上的满足。

我知道，现在对他而言，改变那些习惯令人感到害怕。

“等一等，”我说道，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使我自己把他拥抱得更近些。

我挪开一条腿，使它绕住他的腰，“熟能生巧。

”他轻声笑道，“好吧，我们到时候应该快要接近完美了吧，是不是？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究竟睡觉了吗？

”“但是这是穿衣排练，”我提醒他，“而且我们只是排练了某些场景，没有时间顾忌安全了。

”我想他会大笑的，但是他没回答，他的身体突然紧张得一动不动了。

他眼中的金色似乎僵硬起来，由液态变成了固态。

我仔细地想了想我说的话，意识到他已经听进去的是什麼。

“贝拉……，”他低语道。

“别再这样了，”我说道，“按照规矩办。

”“我不知道。

当你这样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很难理智地思考。

我会无法控制自己的。

你会受伤的。

”“我会没事儿的。

”“贝拉……”“嘘！

”我把嘴唇压在他的上面，使他停止恐慌的反击。

我以前就听过。

他不可能不按约定的那么做。

在我答应首先嫁给他之后，这不可能。

他回吻了我一会儿，但是我肯定这一次他没像之前那么投入。

担心，总是担心。

当他不必再担心我之后，会有多么不同呢。

他会如何应付那些自由时间呢？

他得发展新嗜好。

“你的脚感觉怎么样？

”他问道。

知道他话里有话，我答道，“暖烘烘的。

”“真的吗？

不需要三思吗？

现在改变主意也不迟。

”“你打算摆脱我吗？

”他轻声笑道，“只是确定一下。

我不想你做自己不确定的事情。

”“我对你很确定。

其他的我都能忍受。

”他犹豫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又说错话了。

”“你能吗？

”他平静地问道，“我不是说婚礼——尽管你对此有疑虑，我肯定你会熬过去的——但是之后……蕾

妮呢？

查理呢？

”我叹了口气，“我会想念他们的。

”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想念我的，但是我不想为他推波助澜。

“安吉拉和本，杰西卡和迈克。

” “我也会想念我的朋友们。

”我在黑暗中笑道，“特别是迈克。

哦，迈克！

我该怎么继续生活啊？

”他咆哮起来。

我大笑起来，紧接着就认真地说道，“爱德华，我们已经谈过这些，说好了。

我知道这会很难，但是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你，想永远拥有你。

一次人生对我而言根本就不够。

” “永远停留在18岁，”他低语道。

“那么，每个女人的梦想都成真了，”我打趣道。

“再也不会改变……再也不会往前走。

”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他慢条斯理地答道，“你还记得当我们告诉查理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吗？

那时，他以为你……怀孕了？

” “而且他想要一枪打死你呢，”我大笑猜道，“承认吧——有那么一刻，他真的考虑过这么做。

”他没有回答。

“怎么啦，爱德华？

” “我只是希望……好吧，我只是希望他那时候说的没错。

” “嗨！

”我惊呼道。

“在某种程度上他本来会说对的，并不仅仅如此。

我们有那种潜力。

我也讨厌把这一点从你身边夺走。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 “你怎么会知道呢，贝拉？

看一看我的母亲，看一看我的妹妹。

这种牺牲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到的。

” “埃斯梅和罗莎莉维持得不错啊。

如果以后有问题，我们可以和埃斯梅一样——我们可以领养啊。

”他叹了口气，接着他的语气变得很激烈了，“这不对！

我不想你为我做出那样的牺牲。

我想为你付出，而不是夺走你的东西。

我不想偷走你的未来。

如果我是人类——”我把手放在他的嘴巴上，“你就是我的未来。

现在别说了。

不要再闷闷不乐了，否者我要叫你的兄弟们过来带你走了。

或许你需要单身派对。

” “对不起，我感到闷闷不乐了，是不是？

肯定是因为紧张。

” “你的脚很冷吗？

” “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冷。

我等待了一个世纪来娶你，斯万小姐。

婚礼是我无法等待的一件事情——”他想了一半就停住了，“噢，为了一切神圣的爱！

” “出什么事儿啦？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没必要叫我的兄弟们了。

很显然，埃美特和贾斯帕今晚没打算让我退出。

”我紧紧地抓住他，过了一会，又放开他。

我不祈祷在拔河比赛中赢埃美特，“玩得开心。

”窗户外响起一阵呼啸声——有人故意把钢一般坚硬的指甲划过玻璃，发出可怕的、让人捂住耳朵、脊椎上起鸡皮疙瘩的噪音。

我一阵颤抖。

“如果你不让爱德华出来，”埃美特——在夜晚中还是看不见——嘘声威胁道，“我们就要进来抓他了！”

”“走吧！”

”我大笑道，“在他们砸碎我的家之前。

”爱德华转了转眼珠，不过他敏捷地站了起来，迅速地穿好衣服。

他俯下身体，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睡觉吧，明天你可要应付一整天噢。

”“谢谢！”

那肯定会有助于我放松下来的。

”“我会在圣坛那里和你见面的。

”“我会是穿白纱的那个人。

”我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慵懒，我对此笑了笑。

他轻声笑着说，“非常令人信服，”紧接着他就低下身体蹲了起来，他的肌肉像弹簧一样卷曲起来。他消失不见了——他从我窗户前跳出去的速度之快，我看都没看清楚。

在屋外响起一声轻柔的重击声，我听见埃美特在骂人。

“你们最好别让他迟到，”我咕哝道，知道他们听得见。

接着贾斯帕的脸探进我的窗户，他蜂蜜色的头发，在透过云朵、朦胧的月色中散发出银色的光芒。

“别担心，贝拉，我们会让他回家之后还有许多时间的。

”我的心情突然变得非常平静，心中的疑虑似乎变得全然不重要了。

贾斯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爱丽丝一样有天赋，她具有一种怪异而准确的预测力。

贾斯帕的媒介是情绪，而不是未来，根本不可能抗拒他想要让你体会到的感觉。

我笨拙地坐了起来，仍然裹在我的毯子里，“贾斯帕？”

吸血鬼们在单身派对上做什么？

你们不是要带他去脱衣舞会吧，是不是？

”“什么都别告诉她！”

”埃美特在下边吼道。

又响起一声重击声，爱德华轻轻地笑了起来。

“放松，”贾斯帕告诉我——我放松下来，“我们卡伦家的人有我们自己的方式。

只是几头美洲狮，几只灰熊。

就平常晚上出去狩猎一样。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对吸血鬼的“素食主义”日常饮食做到漫不经心。

“谢谢你，贾斯帕。

”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从窗台上跳了下去，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外面一片寂静。

查理的鼾声隐隐约约地穿过墙壁连续不断地传过来。

我重新躺回到枕头上，现在有些困倦了。

我盯着自己小小的房间里的墙壁，从沉重的眼皮底下看，在月光中显得很苍白。

这是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的最后一夜。

我作为伊莎贝拉·斯万的最后一夜。

明天晚上，我就会变成贝拉·卡伦。

尽管整个婚姻的考验俨然是我心中的一根刺儿，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这个新名字。

我让自己的思绪漫无目的地飘荡了一会儿，期望睡眠能征服我。

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更加警觉，焦虑悄悄地潜入我的胃，把它扭曲成不舒服的形状。爱德华不在上面，床似乎太柔软，太温暖了。

贾斯帕在很遥远的地方，所有平静、放松的感觉也随他而去了。

明天会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我清楚地知道，我大多数的恐惧都是愚蠢的——我只要度过自己这一关就行了。

被人关注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无法永远融入到这幕场景之中。

然而，我的确有几个特别担心的问题，它们是完全有道理的。

首先是婚纱的拖裙。

显然，爱丽丝的艺术感在这一点上完全压倒了实用性。

穿着高跟鞋应付卡伦家的楼梯，还有长长的拖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本应该训练一下的。

接着是宾客名单。

坦尼娅一家，德纳里的家族在仪式之前的某个时间就要抵达了。

让坦尼娅一家和我们来自奎鲁特保留地的客人，雅各布的父亲和克里尔沃特一家，同在一屋檐下，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德纳里家族并不喜欢狼人。

实际上，坦尼娅的妹妹，伊琳娜根本就不会来参加婚礼。

她仍然对杀死他的朋友劳伦特（就在他要杀死我的那一刻）感到耿耿于怀。

由于这种仇恨，德纳里家族在爱德华一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抛弃了他们。

当一群新生吸血鬼进攻我们的时候，正是与奎鲁特狼人达成了不可能的联盟才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爱德华答应过我，让德纳里家族接近奎鲁特人不会有危险。

坦尼娅和她所有的家人——除了伊莲娜——都对那次背叛感到极为内疚。

与狼人达成休战协议，是补偿那次欠的一部分债的小小代价，那是她们准备付出的代价。

那是个大问题，但是也有个小问题：我脆弱的自尊。

我从未见过坦尼娅，但是我确信，见到她对我的自尊而言不会是种愉快的经历。

以前，或许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向爱德华抛出橄榄枝——并不是我责备她，或其他人想要得到爱德华

。不过，从最不利的方面看，她会非常美丽，而从最乐观的方面看，她仍然会非常华贵。

尽管爱德华明确地——或许是不可思议地——更喜欢我，我根本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我一直有些抱怨，直到爱德华让我感到内疚，他知道我的弱点。

“对他们而言，我们是最接近于家庭的事物，贝拉，”他提醒我，“她们仍然感觉自己像孤儿一样，你知道，甚至在经过那一切之后仍然如此。

”所以，我让步了，没让他看见我紧蹙眉头。

坦尼娅现在有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几乎和卡伦家族一样大。

她们有5个人；卡门和以利亚撒加入坦尼娅、凯特和伊琳娜的家族，就像爱丽丝和贾斯帕来到卡伦家族一样，把她们所有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她们想要过上比正常的吸血鬼更加有同情心的生活。

虽然他们有那么多同伴，坦尼娅和她的姐妹们在一方面仍然是孤独的。

仍然很悲伤。

因为很久以前，她们也有母亲。

我能想象这在她们心上留下的缺口，哪怕过了1,000年；我试着想象卡伦家族没有他们的缔造者，他们的中心，他们的指导者——他们的父亲，卡莱尔的情形。

我看不到。

有许多夜晚我都是在卡伦家度过的，这样我就能够尽可能地了解一些事情，使自己尽可能为我选择的未来做好准备。

有一晚，卡莱尔向我解释过坦尼娅的历史。

他讲了许多告诫性的故事，向我表明当我加入到永生不灭的世界之后，我需要注意的一些规则，坦尼

娅妈妈的故事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只有一条规则——一项分解成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方面的法律：保守秘密。

保守秘密意味着许多事情——像卡伦家族一样生活，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人们还没开始怀疑他们长生不老之前搬走。

或者不接触人类——除了在用餐时间之外——像詹姆斯和维多利亚那样过着流浪的生活；贾斯帕的朋友，彼得和夏洛特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

这也意味着控制你所创造的任何一个新吸血鬼，就像贾斯帕与玛丽亚一起生活时所做的那样。

否则，就会像维多利亚未能控制住她创造的新生儿那样。

这也意味着一开始就别创造一些东西，因为有些造物是无法控制的。

“我不知道坦尼娅妈妈的名字，”卡莱尔承认道，他金色的眼睛，几乎闪烁着和他金色的头发一样暗淡的光芒，想到坦尼娅的痛楚使他感到忧伤。

“如果她们能避免的话，从来都不会说起她的名字，从不愿意想起她。

”“创造坦尼娅、凯特和伊琳娜的那个女人——我相信，也她也很爱她们——比我早出生许多年，她生活在我们的世界充满瘟疫的时期，那是一场永生不灭的孩子们引起的瘟疫。

”“他们在想什么，那些古时候的人，我尚不理解。

他们把几乎还只是婴儿的人类，变成吸血鬼。

”当我想象着他所描述的情景时，我不得不咽下喉咙里涌出来的胆汁。

“他们非常美丽，”卡莱尔看见我的反应，赶紧解释道，“如此讨人喜欢、如此迷人，你根本想象不到。

你所能做的就是，靠近他们，喜爱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他们不受教化。

他们永远地停留在被咬之前所能达到的任何水平。

讨人喜欢的两岁小孩，脸上还带着酒窝，而且口齿不清，突然发一次脾气就能摧毁半个村子。

如果他们饿了，他们就会捕食，没有任何警告能控制他们。

人类看见过他们，各种各样的流言四处流传，恐惧像干燥的灌木丛里的火焰一样蔓延开来……”“坦尼娅的妈妈创造过一个这样的小孩。

和其他古老的吸血鬼一样，我猜不透她为什么这么做。

”他深深地、平稳地吸了一口气。

“当然，沃尔图里家族插手了。

”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感到畏惧，和平时一样；不过，意大利吸血鬼军团——在他们自己看来是王室——当然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中心。

没有惩罚就不可能有法律；没有人执法就不可能有惩罚。

古老的吸血鬼，阿罗、盖由斯和马库斯统治着沃尔图里军队；他们我只见过一次，哪怕就在那次简短的会面中，在我看来，阿罗拥有一种强大的解读思想的秉赋——只要触碰一次，他就会知道任何人心在想什么——是真正的领袖。

“沃尔图里家族研究了永生不灭的小孩，在本土的沃特拉城和全世界范围内。

盖由斯确定，这些小家伙不能保守我们的秘密。

所以，他们必须被毁灭。

”“我告诉过你，他们非常惹人喜爱。

噢，吸血鬼家族战死到最后一个人——这些家族被完全毁灭了——也要保护他们。

这场喋血屠杀，不像发生在这片大陆上的南部战争那样广泛，但是有着其自身的毁灭性。

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家族、古老的传统、朋友……许多都失去了。

最后，这样的做法被完全清除了。

不朽的小孩成为不能提及的事情，成为一种禁忌。

”“当我和沃尔图里家族一起生活的时候，我遇见过两个不朽的小孩，所以我亲眼见过他们身上的吸引力。

在他们引起的灾难结束后的许多年里，阿罗一直在研究这些小家伙。

你知道他有探究到底的特质；他希望，他们能够被驯服。

但是最后，决定是一致的：不允许不朽的小孩存在。

”当故事重新回到德纳里姐妹的母亲时，我都已经忘记她了。

“究竟在坦尼娅妈妈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卡莱尔说道，“坦尼娅、凯特和伊琳娜直到沃尔图里家族来抓她们之前，都被蒙在鼓里，那时候她们的母亲和她违法创造的小孩已经成为他们的囚犯。

正是由于坦尼娅和她姐妹们对此根本一无所知，才救了她们的命。

阿罗触摸了她们，看见她们完全是清白的，所以，她们没有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受罚。

”“她们以前都没见过那个男孩，想都没想过他的存在，直到那天她们看见他在她们母亲的怀抱中被烧死。

我只能猜测，她们的母亲向她们隐瞒这个秘密，是为了使她们免遭这样的结局。

但是，为什么她一开始就要创造他呢？

他是谁，他对她有什么样的意义，会使她逾越这道无法跨越的界限呢？

坦尼娅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是她们毫不怀疑，她们的母亲犯下的罪行，我不认为她们真心地原谅了她。

”“即使阿罗完全确定，坦尼娅、凯特和伊琳娜是无辜的，盖由斯仍然想要烧死她们。

因为她们也与其有关。

她们很幸运，那天阿罗正好很仁慈。

坦尼娅和她的姐妹们被宽恕了，但是这件事却留给她们无法愈合的心，以及非常敬畏这项法律……”

我不确定，究竟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记忆逐渐变成了一个梦。

有一刻，仿佛我在记忆中，看着卡莱尔的脸，听他讲故事；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就看见一片灰色的空地，嗅到空气中浓烈的焚烧味。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那里的人。

空地中央是一群人，所有的人都隐藏在灰色的披风里，他们本应该吓坏我的——他们只可能是沃尔图里家族的人，而我，违背了上次我们遇见他们时，他们下达的命令，还是人类。

但是我知道，正如有时候我在梦中所知的那样，他们看不见我。

散落在我周围的是一堆堆散发着浓烟的石头。

我嗅出了空气中的甜味，没有走得太近检查这些东西。

我不想看一下他们处决的吸血鬼的脸，部分原因在于，我害怕可能会认出这堆熏烧的柴堆中有我认识的人。

沃尔图里士兵把某个东西或某个人包围起来，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不耐烦地提高了。

我慢慢地向披风靠近，在梦的驱使下想弄清楚，他们如此强烈地在研究什么东西，或什么人。

我小心翼翼地潜伏进两个小声交谈的披风之间，终于看见了他们讨论的对象，托在他们上面的一个小山丘上。

他很美丽，讨人喜欢，正如卡莱尔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小男孩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或许才两岁。

他有一张天使般的脸庞，脸颊圆圆的，双唇很饱满，一头淡棕色的卷发。

他在颤抖，紧闭双眼，仿佛他太害怕，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一秒秒向他靠近一样。

突然一阵强烈地需要攫住我，使我想要挽救这个可爱的、受到惊吓的孩子，这种需要如此强烈，尽管沃尔图里具有毁灭性的威胁，他们对我而言不再重要了。

我推开他们，不在乎他们是否意识到我的存在。

我一下子挣脱他们所有人，冲向那个男孩。

当我看清楚他所坐在上面的那堆东西时，我却踉跄着停了下来。

那不是泥巴或石头，而是一堆人类的尸体，没有血，也没有生命。

不看这些脸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全都是我认识的人——安吉拉、本、杰西卡和迈克……就在这个可爱的男孩身下的是我父母的尸体。

这个孩子睁开他那明亮血红的双眼。

第三章 大喜的日子我自己的眼睛倏地一下睁开了。

我躺在温暖的床上颤抖不已，大口地吸了一会儿气，挣扎着摆脱梦境。

当我等待心跳慢下来的时候，窗外的天空已经逐渐变成灰色，然后变成淡粉色。

当我完全恢复过来，面对杂乱而熟悉的房间的这一现实时，我对自己感到有些懊恼。

在我婚礼的前一晚，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

那就是我在深夜里，挥之不去、令人不安的故事带给我的东西。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梦魇，赶紧穿上衣服，冲到楼下的厨房里，速度快得完全没必要。

首先，我打扫了一下已经很整齐的房间，接着当查理起床后，我给他做了煎饼。

我自己太激动，根本没有吃早餐的兴趣——他吃饭的时候，我在椅子坐立不安。

“您在3点钟要去接韦伯先生，”我提醒他。

“贝尔，除了去接牧师，今天我没什么事情可做。

”查理为了婚礼请了一整天假，他完全无所事事。

他时不时地偷偷瞥一眼楼梯下面的壁橱，他的钓具放在那里。

“那可不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你还得换好衣服，打扮得象样一些。

”他愁眉不展地重新去吃碗里的燕麦，低声地咕哝出“晚礼服”的字眼。

前门想起一声清脆的敲门声。

“你认为自己很辛苦，”我站起来的时候扮了个鬼脸，说道，“爱丽丝可是要做一整天的哦。

”查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承认自己经历的痛苦要轻得多。

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弯下腰在他头顶上亲了一下——他唰地一下脸红了，清了清嗓子——我接着继续走到门边给我最好的女朋友和不久之后的小姑子开门。

爱丽丝黑色的短发不像平时那样笔直——头发梳成了光滑而有光泽的发卷，垂在她精致的脸庞两侧，而她的脸上戴着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她把我从屋子里拖出去，只匆匆地回过头喊了一声“嘿，查理”。

我坐进她的保时捷时，爱丽丝把我打量了一番。

“噢，天哪，看看你的眼睛！

”她啧啧地责备道，“你做过什么了？

一整夜没睡觉？

”“差不多。

”她勃然大怒道，“我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来把你打扮得令人惊叹，贝拉——你本来可以照看好我的原材料的！

”“没有人期待我美得令人惊叹。

我想，更大的问题是，我可能在典礼的时候睡着，不能在恰当的时候说‘我愿意’，那么爱德华就只有落荒而逃了。

”她大笑起来，“快到那一刻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捧花抛给你的。

”“多谢啦。

”我挑起一根眉毛。

明天，我沉思自语道。

如果我们招待好客人后，晚上就出发，我们明天仍然会在飞机上度过……好吧，我们不是去爱达荷州的博伊西。

爱德华没透露一点儿信息。

我对这种神秘感并不觉得过于紧张，但是不知道明天晚上我会睡在哪里，让人觉得很奇怪。

或者，希望不是睡觉……爱丽丝意识到她说漏了嘴，她皱了皱眉头。

“你们的東西全部打包准备好了，”她说这些话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这招很管用，“爱丽丝，我希望你让我整理自己的东西！

”“那就会透露太多信息的。

” “而且就会让你少一次购物的机会。

” “再过短暂的10小时，你就会正式成为我的姐妹……是时候克服反感购买新衣服了。

”我眩晕无力地对着挡风玻璃怒吼，直到我们差不多来到房子跟前。

“他回来了吗？”

”我问道。

“别担心，音乐响起之前他会出现在那里的。

不过，你不应该看见他，无论他何时回来。

我们要遵循传统。

”我嗤之以鼻，“传统！”

” “好吧，除了新娘和新郎。

” “你知道他已经偷看过了。

” “哦，不——那就是为什么我是唯一见你穿过那件礼服的人的原因。

我一直都非常小心，他在周围的时候不要去想它。

” “好吧，”我们转进车道的时候，我说道，“我说你得重复利用毕业派对上的装饰了。

”3英里的车道再次被装点成数以千计的霓虹灯。

这一次，她在上面增加了由白色的缎带变成的蝴蝶结。

“不要浪费，也不需要。

享受这一切吧，因为在时间到之前，你都不该看见里面的装饰。

”她把车泊在房子北面大而深的车库里；埃美特的大吉普车还没回来。

“从何时起新娘不可以看装饰了呢？”

”我抗议道。

“自从她让我全权负责时起。

我希望你在走下楼梯的时候产生十足的影响。

”在她把我领进厨房之前，她用手蒙住了我的眼睛。

扑面而来的香味突然涌向我。

“那是什么味道？”

”她领着我来到房子里面的时候我问。

“是不是太浓了？”

”爱丽丝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忧虑，“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类；我希望我布置得很得体。

” “闻起来妙极了！”

”我宽慰她道——几乎是令人沉醉的，但一点儿都不觉得让人承受不了，各种各样的香芬气味均匀协调，微妙而完美无瑕。

“柑橘花……丁香……还有其他的——我说得对吗？”

” “非常好，贝拉。

你只是没说出小苍兰和玫瑰花。

”我们来到她那过于宽敞的浴室之前，她一直没拿开她的手。

我盯着长长的梳妆台，上面摆满了美容院里常见的各种物品，我开始感到这将是我的不眠之夜。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不管怎样打扮，我站在他身边还是会很普通。

”她推着我坐在一张粉红色的矮凳上，“当我和你一起度过这一切之时，没有人敢说你很普通。

” “那只是因为他们害怕你吸干他们的血，”我低声咕哝道。

我重新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希望我能小睡着度过这一切。

她给我做面膜、打理我身上的每个部位时，我的确有些半梦半醒，神情恍惚了。

直到午餐时间之后，罗莎莉才穿着一件散发着微光的银色礼服悄无声息地走进浴室，她的头发在头顶上盘成发髻。

她如此美丽，使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罗莎莉在这里，打扮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回来了，”罗莎莉说道，我孩子气般的绝望顿时烟消云散了。

爱德华回家了。

“别让他来这里！”

“他今天不会惹恼你的，”罗莎莉安慰她，“他太在乎自己的生命了。

埃美特让他们在外面疯完了才回来。

你想要我帮忙吗？

我可以给她弄头发。

“我的下颚突然张开了。

我心乱如麻，想不起来如何闭上嘴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来都不是罗莎莉最喜欢的人。

那时候，使我们之间更加隔阂的是，她个人对我现在所做的选择感到很不快。

虽然她拥有别人不可能拥有的美貌，她挚爱的家人，她的精神伴侣埃美特，为了做人类，她宁愿拿这些交换。

而现在我在这里，麻木不仁地扔掉她生命中一直想要拥有的东西，仿佛那是垃圾一样。

在我看来，这并不会使她感到温暖。

“当然，”爱丽丝轻松地说道，“你可以开始编辫子，我想要把它们盘在一起。

刘海在这里，在下面。

”她的手开始穿过我的发丝，轻轻地挑起一些，把它们卷曲起来，详细地演示她想要的造型。

她弄好后，罗莎莉的手代替了她的，像羽毛般轻柔地给我做发型。

爱丽丝又开始打理我的脸。

罗莎莉已接收到爱丽丝对我头发的赞扬，就被派去取我的礼服，接着又去找贾斯帕，他被派去把我的妈妈和她的丈夫，菲尔从酒店里接来。

楼下，我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门开开关关的声音。

说话的声音开始向上漂浮，传到我们这里。

爱丽丝让我站起来，这样她就能小心翼翼地把礼服从我的头发和妆容上套下来。

她在我后背把一长串珍珠纽扣扣上，这样缎带像小波浪一样颤抖着垂到地面，我的膝盖不停地抖动。

“深呼吸，贝拉，”爱丽丝说道，“努力放慢心跳，你流的汗会毁掉化好的妆的。

”我尽最大努力冲她挤出一个讽刺的表情，“我清楚无误地了解这一点。

”“我现在得换衣服了，你自己能坚持两分钟吗？

”“呃……或许吧？

”她转了转眼珠，飞快地冲出门。

我集中注意力呼吸，计算着我肺部的每一次运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浴室里的镜子折射在我闪亮的裙子上的图案。

我害怕看着镜子——害怕镜子里穿着婚纱的自己，会使我几近崩溃，经受一次彻底的恐慌。

爱丽丝在我还没呼吸200次之前就回来了，她身上的礼服从她修长的身体上垂下来，像银色的瀑布一样。

“爱丽丝——哇！”

”“没什么。

今天没有人会看我。

你在房间里的时候，没人会这么做。

”“哈-哈。

”“现在，你能控制住自己了吗？

或者我去把贾斯帕叫来？

”“他们回来了吗？

我妈妈来这里了吗？

”“她刚刚走进门，在上楼。

”蕾妮两天前飞了过来，我尽可能每分钟都和她待在一起——换言之，是我能把她和埃斯梅身上以及

装饰上拽开的每一分钟。

在我看来，与一个被锁在迪斯尼乐园过夜的小孩一起玩相比，她更乐于做这些事情。

在某方面，我和查理一样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所有的恐惧都浪费在她的反应上……“噢，贝拉！”她此刻尖叫起来，还没穿过房间的门就滔滔不绝起来。

“噢，亲爱的，你多么漂亮啊！”

噢，我要哭了！

爱丽丝，你真了不起！

你和埃斯梅应该做婚礼策划的生意。

你在哪里找到这身礼服的？

太漂亮了！

那么优雅，那么高贵。

贝拉，你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奥斯丁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一样。

”我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房间里的一切都有些模糊不清。

“多么有创意啊，围绕贝拉的戒指设计主题。

多么浪漫啊！

让人联想到，是在1,800年的爱德华的家族。

”爱丽丝和我交换了一个短暂而有阴谋的眼神。

我妈妈对礼服风格的判断差了100多年。

婚礼的主题实际上不是围绕戒指，而是围绕爱德华本人展开的。

门口传来一阵响亮而粗哑的清嗓子的声音。

“蕾妮，埃斯梅说，现在差不多是你该下去的时候了，”查理说道。

“噢，查理，难道你看起来不是很时髦吗？”

”蕾妮说话时几乎是震惊的语气。

那或许能解释查理回答时顽固执拗的态度。

“爱丽丝为我定做的。

”“时间真的已经到了吗？”

”蕾妮自言自语地说，听起来差不多和我的感觉一样紧张，“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

我觉得头晕。

”这件事让我们俩都感到眩晕。

“在我下去之前，拥抱

编辑推荐

名人推荐

请不要将这个故事仅仅当成一场不可思议的魔幻爱情历险，贝拉她敏感而细腻、柔弱而固执、富于观察力，缺乏自信又善于自我保护，是许多现实中并不完美却憧憬白马王子的可爱女孩的真实写照。当她们在个人感情的旅途中会触动到类似感觉的话，这个故事更是一段为她们自己谱写纯净爱情乐章的暮光传奇！

——饶雪漫迷人的吸血鬼和内敛的凡间少女之间，是否一定要碰撞出爱情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题材的经典并不表示内容的俗套，梅尔在推陈出新方面的能力足以媲美任何一个文字老手，虽然她在写作之前的职业是主妇。

一个由梦境牵引出的故事，一个主妇由此创作跃升为畅销书作家，这本身就具有传奇性质。

梅尔细腻连贯的讲述足以唤起你冻结的青春感觉。

你香甜独特的气息是引领我爱你的线索，但我最浓烈的爱意却只能用死亡来演绎。

——安意如咬一口幻想才能满足，这是我们时代人内心难解的馋。

而《暮光之城》正是一套解灵魂之馋的佳作，斯蒂芬妮·梅尔笔下的吸血鬼之恋如同日出时还未落下的月亮，即清新又朦胧，在这个被科技和高楼剥夺了灵性的世界里，特别可贵。

——田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